

# 「明日大嶼」人工島是否「逆天而行」？

## 慎思而行

記得在超強颱風山竹即將吹襲香港前一天，筆者與一眾中文大學的同事共進午餐。在黑雲壓城的時刻，自然談到山竹可能帶來的破壞。在此之前，颱風海燕吹襲日本，關西機場人工島水浸，損失慘重。當時不少同人都擔心，赤鱸角機場的人工島會重演關西機場的慘況，也連帶懷疑「明日大嶼遠景」（當時的名稱是「東大嶼都會」）的策略是否明智，及港珠澳大橋與高鐵能否抵擋山竹的威力。前天文台長林超英不是說，東大嶼人工島是「逆天而行」嗎？

## 眾多新市鎮原是填海而來

記得我當時力排眾議，指出香港市區及眾多新市鎮，包括觀塘、荃灣、沙田、屯門、大埔的不少地區都是填海而來，香港有上百萬至幾百萬市民居住在填海的土地上，風險與赤鱸角機場和將來的東大嶼都會沒有基本分別。如果赤鱸角人工島水浸，那麼沙田、大學站、吐露港沿岸、舊啟德機場和杏花村，通通都會水浸。結果在山竹肆虐後，杏花村、沙田城門河、大埔林村河及不少地區皆出現水浸（不幸而言中？），赤鱸角機場及港珠澳大橋卻安然無恙；高鐵順利開通，東鐵卻損傷慘重（意料之外？）。

其實關西機場人工島只是第一期出現水浸，第二期未有出事。這是因為第一期的工程早於一九八七年開始，當時氣候變化尚未惡化，低估了水位上漲的威力，填料高度不足。較後興建的人工島第二期吸取了經驗，比第一期高出三米，能夠抵受海燕吹襲。現時東大嶼人工島的設計高達海拔五米至六米，超過一些舊填海區的標準，新工程的安全標準一般較舊工程

高。與其擔心赤鱸角機場人工島或將來的東大嶼人工島出現水浸，不如擔心香港較舊的填海區出事；與其擔心新建的高鐵抵擋不了颱風，不如擔心早建成的東鐵出事。其實元朗區大片土地地勢較低，不超過海拔五米，其中包括不少可發展的棕地及農地，如果害怕人工島水浸的風險太高，那麼元朗大片棕地及農地水浸的風險更高，同樣不要發展。

筆者不是吹噓自己有先見之明，只是不忿土地大辯論中，不少意見領袖往往立場先行或意識形態先行，口號多於說理。例如反對填海最常見的「論據」，是填海「不可逆轉」，反對人工島的「論據」，則是「逆天而行」。試問十多個增闢土地的方案，哪一個不是「逆天而行」及「不可逆轉」？難道收回農地興建公共屋邨石屎森林，是「順天而行」及「可以逆轉」？可以把公共屋邨拆掉復耕？

## 港人何以變得目光如豆？

筆者同意氣候轉變的影響有不確定性，不過我們不能因噎廢食。荷蘭地勢很低，四分一的面積及五分之一的人口都在海平綫以下，全國一半地區海拔不足一米，水浸的風險遠高於香港的人工島，不過筆者對荷蘭人應對水浸風險的能力並沒有懷疑。

如果當年的港英政府因害怕水浸風險而沒有進行觀塘、荃灣、啟德機場、九龍灣、葵涌貨櫃碼頭、沙田、大埔、屯門及赤鱸角機場的填海，就沒有今天的香港。為何回歸後的香港人變得如此目光如豆及不思進取？

宋恩榮

「民主思路」召集人(研究)  
香港中文大學亞太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